聖學宗傳

聖學宗傳卷之三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參閱

孔子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

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王子曰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者正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見聞耳若專求之見聞之末則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何所指乎是可

以發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陳子安問朱子曰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無工夫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便是工夫蠡測曰聖人之言言言菽粟無一不切緊則當無一不體認然亦未可儱侗已也覿日月于容光測天樞于北極更有至要之處不得其要則誦法皆虛巳上諸語皆示人知處是眞宗要脉故揭示之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樂之者陸子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蠡測曰所謂好與樂卽知之真切融洽處非有加於知也陸子之言啓人密究深思前所謂知者知此而已此此是何物本領二

字不可意見扶適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
以求之者也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
從心所欲不踰矩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
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蠡測曰
夫子自少至老其務學如此豈以天縱而無俟
於學特其學非俗學之學耳兩云爾有無限深
旨透此即知其所以爲學之微　有能一旦用

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蠡測曰前務學諸語皆積累功夫此直截數言又絕無等待故程子謂夫子未嘗言難亦未嘗言易此事非易非難必眞知斯能契其旨今學者執積累而病直截之無功執直截而病積累之不[illegible]

吾甚慶夫子之微宗絶矣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魯公與孔子言而善子曰公之言善就國之蔀也公曰是非吾之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哀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

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蠡測曰前三條是丘是禮是知三是字皆當下承當如霹靂火不容眨眼後魯公一條見大戴記與前是禮也一旨慈湖亟嘆以爲情乎不載之論語使萬世人人知之庶乎其有覺而不知論語固自有之也哀公一條見家語與前是知也一旨蓋能知未知即此是知此知之外更何求知夫子明[illegible]種種如此而奈何[illegible]略承當之不易也[illegible]　[illegible]曰人今[illegible]

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仁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

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蠡測曰學者先須識仁而仁固不易識郎此數條可以例其餘矣夫仁者未嘗不忠未嘗不清未嘗縱情未嘗無才而以忠爲仁以清爲仁以制情爲仁以有才爲仁則何啻千里今之學者大率知爲忠而已爲清而已爲制情而已矣爲才用而已矣烏知所謂仁郎有謂求當理無私以

爲仁者而不知所求之皆私也謂欲拔去病根以爲仁者而不知拔去之皆病也謂才誠兩合以爲仁者而不知兩合之非誠也愈馳愈遠莫覺其非嗟乎學者不先擇中不先明善而謂得孔氏之宗者吾不信巳

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

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無非教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
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乾爲馬坤爲
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
羊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
目艮爲手兌爲口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
爲金爲寒爲氷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
爲駁馬爲木果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
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

也爲黑震爲雷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
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
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
爲蕃鮮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
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
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
卦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
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
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

輿也爲多青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蠡測曰已上皆夫子深辭密句闡要明宗最爲射的合而觀之無不同旨乃卦象之辭或

疑與經不合者未通其微耳蓋此深明奧竅神奇渾無二致八卦之用充滿宇內太極之妙普現目前故有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左揚眉瞬目者畧似乎此　古之學者爲己君子求諸己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修己以安百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蠡測曰夫子只道一箇己字此學脉也故其平時自言每每不離吾字我字如道曰吾道憂曰吾憂仁曰我欲師曰我師能曰我無能知

曰吾無知止曰吾止進曰吾往好曰從吾好富貴曰於我如浮雲當時惟顏子博我約我曾子吾省吾身漆雕開吾斯未信直透斯旨他鮮有及者後來孟子屢言自己求之明道專言莫不在巳蓋其宗也今有悟是者乎非不言身言巳而欲真信巳之外更無一物修巳之外更無一事徹底無疑良亦不易夫學雖造到至聖地位不過悟得自巳聖賢惓惓之訓爲是而巳　是亦爲政奚其爲爲[illegible][illegible]子儆[illegible]拜而受之因述

未達不敢嘗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曰有慟乎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
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問斯
行之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父爲子隱
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與
師言之道與曰然固相師之道也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
食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故人原壤其母死夫

子助之木槨壞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蠡測曰已上聖人之神用不可以致思者也所謂聖之時所謂無轍迹所謂毋意必固我於此窺其端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斷一樹殺一禽不以其時非孝也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路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去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

假焉蠡測曰夫子好生愛物如此而後世殺生
殄物者背夫子之訓多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季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原始反終
故知死生之説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
神之情狀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
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
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蠡測曰儒者謂
聖人不言生死只此數語足矣更何用屢屢也
生死不明而謂能通眼前耳目聞見之事者無

有是理生死不了而謂能忘眼前利害得失之衝者亦無有是理故於死生之說而諱言之者其亦不思而已矣程氏曰未知生焉知死人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已明白說了也王氏曰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一死生虛靜光明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死可矣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劉氏曰昔夫子讀易三絕韋編於是原始要終知生死之說其於乾坤之蘊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如目辨蒼素手數奇耦也學

者謂吾儒所急修己治人而已三綱五常而已身外之事何足預竊哉是知聽夫子之言而不知求夫子之心也死生亦大矣聖人豈忽之哉畏生死者未達也達者不畏焉不畏者猶未能踐形也常流乎四勝之間何謂四勝或曰存亦樂亡亦樂是齊生死也或曰聚則有散則無是泯生死也或曰名立不朽沒而愈光是輕生死也或曰安時俟命力不可爲是任生死也齊泯輕任是四勝也也簾窺壁聽髣髴未真姑立言廣

意以勝之終爲生死所囿故曰朝聞夕可是夫子雖不切切言之而常誨人以生死之大方也聞學之妙非口傳耳受目睹心承必有豁然開怡然順者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浮聰蔽聰雜見移見弗省是焉口勤誦心勤記目勤覘耳勤剽映螢雪錐股髀童耋兀兀方寸不暫開焉闢性何由發哉予欲無言其言雷震末之或知其知川决引學者於中立不倚之地可矣噫莫大於生死莫小於違順莫

重於生死莫輕於夢寐違順之來怵然驚悸夢寐之間紛然錯亂莫知所主況死生之變耶學者未須論此但當晝驗之違順夜察之夢寐若湛然如一無少動搖則生死去來直猶旦夜苟爲未然可不孜孜汲汲如拯溺捕亡以冀有聞耶

孔子之先宋人也周靈王庚戌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父叔梁紇母顏氏禱於尼丘山而生因名丘字仲尼少貧且賤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鄭子朝

於魯道黃帝以來名官孔子往見而學之適衛學鼓琴於師襄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出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反於魯道彌尊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魯亂適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遂反魯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

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公山不狃以費畔召
孔子欲往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
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
無奸民十年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
侵地十二年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
兵十四年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
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
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作倚蘭之操遂適
衛居一月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旣

解返乎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衛過曹適宋
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
樹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微服過
宋去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
子貢曰東門有人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
孔子欣然歎曰然哉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貞子
家居陳三歲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去陳適衛靈公老
不能用孔子行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

反息乎鄹鄉作鄹操遂反乎衛又主於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遂如蔡及葉遷於蔡三歲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絶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頌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

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

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於是孔子自楚又反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康子召孔子孔子歸魯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返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弟

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晚而喜易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讀之韋編三絕爲之彖象文言繫詞焉復因魯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至西狩獲麟遂絕筆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七十三歲蚤作曳杖而歌於門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

放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丘殷人也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乃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也弟子皆心喪三年喪畢乃去獨子貢築室於墓復三年而去蠡測曰孔子自少至老周流不息故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或

問朱子曰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不可爲之事曰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程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謝氏曰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illegible]其辭[illegible]天所[illegible]

測曰吾觀子思贊仲尼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以如言之猶謂未至也故復推物之並育不害道之並行不悖皆仲尼之德爲之敦化而川流是故天地之覆載乃仲尼之覆載四時之錯行乃仲尼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乃仲尼之代明不可以如言之而已也無仲尼則無天地無仲尼之大則無天地之大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蓋言仲尼也以天地與仲尼對待言之不知仲尼者矣

雖然箇箇人心即仲尼以仲尼與我分別言之
又不知我者矣仲尼即天地也我即仲尼也一
也學者須於此自信

顏子

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八歲甫成童即
從游於孔子之門時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
樂於魯及門受業者甚衆自有顏子而門人日
益親從孔子去魯適衛適陳過匡子畏於匡顏
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

殆既解反衛過曹適宋及鄭至陳如蔡復與厄
得免楚子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
且以顏子輔相才止之反魯潛心仲尼安貧自
樂孔子嘗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
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供饘粥郭內之圃十
畝足以為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
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
善哉回之意也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
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

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早死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天喪予蠡測曰讀論語見顏淵所問於夫子者二一仁一爲邦爲邦之道已盡於天下歸仁一語而後來告之不過酌用前代稍去其害治者示以無爲之意而已故回在聖門止

有仁之一問請事之餘再無言説其後自述歸
功亦止喟然一歎卓爾之後絶不驚疑葢深契
眞宗勇猛直截自然如此乃夫子之稱回則何
其不一而足曰如愚曰不惰曰屢空曰不違仁
曰不改其樂曰未見其止曰不遷怒不貳過曰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曰擇乎中庸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夫如愚即默識也
不惰即不厭也屢空即空空也不違仁即不踰
矩也不改其樂即樂在其中也未見其止即弗

能已矣也不遷不貳卽忘食忘憂也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卽無不知而作也擇善而
弗失卽志學而立而不惑也故謂之言無不說
同一竅也謂之惟我與爾有是共一機也以心
印心如空合空眞千古之神遇宜乎其稱嘆之
屢屢也哉程子曰顏子屢空空中受道楊氏曰
三月不違仁則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
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
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呂氏曰屢空無我者也貨

蓋非出於已之所自得也陸氏曰顏子當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索旣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爾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下克已二字曰克已復禮爲仁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旣又復告之曰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又曰學有本末顏子問夫子三轉語其綱旣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

节語矣本末之序盖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視聽言動勿非禮不可於這上面看顏子須看請事斯語直是承當得過又曰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盖夫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脉然參也

曾豈能望顔子之素蓋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顔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王子曰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顔氏之子爲庶幾也王氏曰顔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此是險語畢竟曾子孟子所傳是何學此須心悟非言詮所能究也畧舉其似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有繩約可守顔子則是由乎不啓之扃

達乎無轍之徑固乎無藤之緘曾子孟子猶為有一之可守顏子則已忘矣喟然一歎蓋悟後語無高堅可著無前後可據欲罷而不能欲從而末由非天下之至神何足以語此又曰昔顏子之好學惟在於不遷怒不貳過惟此心常定故能不遷此心常一故能不二是從混沌中直下承當范氏曰不遷怒者性不移於怒也朱子曰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又曰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不

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淺深只不遷不貳是甚力量便見工夫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關顏子勇乎程子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子貢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一歲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

[illegible]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子貢嘗學信陽相魯衛而終於齊陸子曰子貢在夫子之門其才最高夫子所[illegible]屬望磨礲之者甚至如予一以貫之獨以語子貢與曾子二人夫子既沒三年門人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蓋夫子所以磨礲子貢者極其力故子貢獨留三年報夫子深恩也當時若磨礲得子貢就則其材豈

曾子之比顏子既亡而曾得之蓋子貢反爲聰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又曰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著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爲是尚嫌少在因語坐間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illegible]敏如此雖諸君有志然於此不能及也又曰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然謂

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予欲無言即是言了蠡測曰後儒稱子貢頴悟亞顏子然而費夫子之心力甚矣觀其以賜也何如質夫子而示之以器明欲進之於道使知所謂不器者而又問何器窠臼難舍䄍之瑚璉蓋將以深愧之也以無諂無驕質夫子而進之樂與好禮責在當下身體切磋琢磨猶屬語言許之知來亦不過僅與之耳以汝與回也孰愈啓之而乃以數較知以知知因問曾不思邪如之知從何聞而得

死知渾全可言多寡耶啓之莫知而曰何爲莫知啓之無言而曰不言何述以性道與文章爲二以夫子爲如天之不可階而升爲多識爲方人蓋其去顏子之學尚遠故夫子惓惓接引於其慱施濟衆而約之近取於其一言終身而示以如心直至最後而示之一貫蓋當在晩年而後有得也語云子貢晩年進德其謂是與

子路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

歲子路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猳
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
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
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
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
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
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
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
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

之所未及先儒亦謂爲切問是故孔門自顔曾
而下吾將以子路爲稱首焉陸子曰子路有聞
一聞之後何用更聞朱子曰孟子極尊敬子路
又曰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
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
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
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説甚克
已復禮直是無交涉也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
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

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子夏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子夏問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

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始可以言詩已矣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哀公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

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昭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孔子沒子夏教授於西河子夏之學再傳而爲莊周子夏習於詩今毛詩敘其遺說

邃學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又傳禮者在禮志彖測曰子夏之學見於記中若五至三無之教得聞於夫子可謂至矣五至三無之說詳具夫子編中慈湖屢舉以証學要非淺士所得聞者子夏提學字甚多曰學以致道曰必謂之學曰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曰日知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蓋其孜孜於學者如此門人小子一章本末之旨與子游兩相發明蓋知末而不知本則無頭

故朱子曰言偃謂本之則無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是子游之言亦不可廢但分本末爲二則成兩截故子夏深歎其過孰先孰後者無先後之可言也本末二字取諸草木草木本末可言先後乎辟之則顯然明白矣故謂有末而無本者誣也言可誣而道不可誣也然此本末雖一悟之在人不悟則疑有疑無謂之人悟之則即始即卒便是聖人聖非別有道

元無二故也程子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只看所以然如何其釋無先後之意明矣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其釋有始有卒二句又明矣大抵本末之妙最不易言人於草木以根爲本以杪爲末者非也生意其本根與杪皆末也生意寄於根而根不足以盡生意猶人心寄於方寸而方寸不足以盡心也故凡目可見耳可聞口可言心可思者皆末也不離見

聞言思而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言不可思者本
也洒掃應對進退末也精義入神亦末也能知
洒掃應對精義入神者本也嗟乎茲難言哉默
契而已賢賢易色章亦須善會若以盡倫即學
則盡瘁之武侯非不致身泣竹之孟宗非不竭
力分金之鮑子非不有信何以不與於聖傳若
以盡倫外有學則何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要惟明於本末之旨則於此自能了然不然其
可以强通哉類觀子夏之言多足取以明宗者

故次諸由賜之後

漆雕開 一作漆雕凭字子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一歲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程子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朱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全無些子疑處方是信陸子曰古人視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蠡測曰開在聖門別無問端他無表著而獨

此一語窺千聖之心宗開生人之道眼亦異矣
哉蓋自堯舜以來凡曰中曰極曰性曰德等百
千名號未嘗有外於斯曰執曰精曰欽曰止等
無限工夫不能有加於信然斷固必信信即是
斯夫子言造次顛沛必於是信在其中矣言篤
信好學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自古皆有死民無
信不立不言所信何物而信外無斯矣是故信
爲學之要領入門究竟盡之矣然信從何發有
大疑然後有眞信其必從疑始乎故不曰如之

何如之何者此夫子之所惜也已

曾點

點史記作蒧

曾點字子晳魯南武城人孔子弟子與子路冉有公西華同侍孔子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赤爾何如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武子之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禮教不行點欲修之孔子善之孟子曰若曾晳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朱子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辟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

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或問朱子曰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曰今人却怕做莊老不怕做管商可笑蠡測曰儒者言曾點便是堯舜氣象不知曾點只是曾點氣象二三子是學堯舜氣象故三子見有心性有事功分別源流曾點只是就事行事二三子有所用力曾點無用力處或曰如此則何以止於狂曰語有云一處解脫不能處處解脫如漆雕開所言信字終未曾徹底故止於

狂日未曾徹底何從見之曰於下文三問觀之其中不穩甚矣眞信的人決無是問顏子不違曾子一唯再無言說若再有言便鶻突矣從前皆非

子張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八歲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進而問禮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

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
退揖讓無所制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
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
雖蠻貊之邦行矣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
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問政子曰居之無倦
行之以忠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
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張死曾子有母
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
我弔也與哉蘇潁濱曰後儒言子張務外而少誠

皆以意非之者也觀其稱執德必弘信道必篤然乎哉程子謂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故參前倚衡之教夫子啓子張不淺矣其卒也自云庶幾而曾子往哭不徒以弔曾子其有所契而子張其有所得矣夫所謂然而未仁或者其早年之病朋友規輔之忠固未可以槩之也

曾子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自蔡如楚至楚參時年十六父點即命往楚從

游焉自楚至衛反會事孔子凡十餘年參志存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搤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嘗芸瓜誤斬其根曾晳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蹷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

父不義夫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作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

也又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孔子沒時年二十有七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欲以孔子事之曾子獨以爲不可乃止及親既沒乃適齊齊大夫禮聘之游楚楚極其尊顯然道終不行而歸於魯晚年子思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徒皆從受業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告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

知免夫小子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子之妻以藜蒸不熟

而出既而終身不娶曾子者書十八篇十篇見大戴禮八篇亡蠡測曰曾子得夫子之宗在一唯之間有多旨乎既得而以之示門人及天下後世味其三語足矣曰忠恕而已矣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楊氏曰曾子見夫子之道只尋常忠恕之心便是故曰忠恕而已言不必外求只此已足夫子之道窮之則無窮究之則難盡曾子何所見而謂盡在於此此非曾子胸中洞徹豈敢為斷然之論

人皆有此心皆聞曾子之言直信而不疑者千百無一二指金而告人曰此金也識者固信不識者固疑夜半發火息滅饑者索食對燭而坐不知燭之爲火也則亦終饑而已矣忠恕之論燭喻也陸子曰誠意一段是總修齊治平之要故反覆言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性所好惡非出於勉強也王子曰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是皆發於真心大學就易見處指示人大學盡於誠意而

意之所以誠見在如此而已薛氏曰學養子章道破古今信心不及信道不篤疑網合數子之言而觀之可見三語最爲緊要於中未有學養子而後嫁一句指示不慮之良尤爲的切養子之道不可學亦不必學推之萬事萬化莫不皆然此心自能誠自能求以至自能忠自能恕自能好自能惡全不容一毫安排增益於其間故謂之而已矣者只是不安排不增益謂之必慎其獨者亦只是防安排防增益而已既無餘旨

亦無別法悟此則種種論說都無一言種種修爲都無一事孔子不惑不惑此顔子不違不違此曾子一唯默契此此所以爲相傳之宗也已

劉氏曰學者之害疑情爲大彼窮搜博覽惟恐不聞者疑情未除也朝諮夕叩請益不休者疑情未除也摶量揣摸求合乎似者疑情未除也曾子遊聖門最爲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諾而已夫豈有毫髮疑情哉

子思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逮事夫子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伋每思之大恐而不懈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眞僞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初孔子之道傳於曾子至是子思師事之年十六適宋困於宋作中

肅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去之齊已而自齊適衛在衛貧甚而自若縕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遣以狐白裘不受[illegible]曰[illegible]而復反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illegible]

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又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子思之毋死於衞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庻氏之毋死何爲哭於孔子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

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又何請年六十二卒楊氏曰子思之學中庸是也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矣子曰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爲一理指上天之載也散

爲甚事如三重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程子
曰不易之謂庸朱子曰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因
舉釋子偈曰世習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
長　問未發已發朱子曰人自有生即有知識
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
皆然也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
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
爲未發時耶試嘗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
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

已發而非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謂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王氏曰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或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求中延平郄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孰
是王子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
把中做一物看如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今只
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
故今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
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覩恐懼不
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或問
中庸既曰中又曰誠何如朱子曰此詩所謂橫
看成嶺側成峰也　楊氏曰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亦覺其未安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不當言不可　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費隱章又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又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交互説者何故朱子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歎　程子曰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

只是弄精神　問程子云説鳶上面更有天在説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朱子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藏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問言其上下察也朱子曰恰似禪家青青綠竹莫匪真如粲粲黃花無非般若之意又曰喫緊爲人處是要人就此瞥地　楊氏曰人心即道學者自以爲遠是終日懷玉而告人以貧終日飲食而自謂其饑渴也孔子深惜夫平易之

道人皆有之因其爲之是以遠之復戒之曰人不可以爲道深知大患在乎爲道而已執柯伐柯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終於二物也爲道如伐柯終不近道　或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其人有過旣改之後或爲善不已或止而不進皆在其人非君子之所能預否朱子曰非然也能改郎是善矣更何待別求善也　問至誠無息一段諸家多將做次第說朱子曰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久節次　問尊德

性而道問學一段朱子曰只一事只是尊德
性　問孔子空空顏子屢空與中庸[illegible]聲
無臭之理又問無聲無臭與老子所謂玄之又
玄莊子所謂眞冥默默之意如何分別朱子不
答　問繫詞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
程子曰同繫詞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
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
鬼神之爲德至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豈不同
劉子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一篇發明後進其

心甚切章微析妙惟恐人不解了學者不能闢一而知舉隅而反泥於言語之偏中學幾於隋矣且未有天地便有此中人孰不禀是以生哉方其一性不虧眞誠自守混然而已知者吝愚者賊然後中之名立焉外徇物內忘已然後中之本著焉情封欲閉纂其靈明久而習安認贅爲嫡是中也豈遂銷滅破壞而不復存哉弗知有耳故以中爲難知耶則昭昭乎日用之間以中爲易知耶或沒齒終身而不自覩焉何哉以

其近也近而弗察遠慕高奇或探妙於形聲之
外或談微於意顯之表是猶駕艅艎而索舟策
飛黃而問駿豈不惑哉自昔聖賢講論發明無
非此事口傳心受矜其秘密發端指縱使人反
求諸已焉世衰學弊子思懼斯文之遂絕也顯
然命筆著之於書也
然詳表章之於書其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
中發而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人皆有之窮
以未發之前則茫然自失孰主張是耶孰施為
是耶子思抽關啓鑰發其秘與使學者洞然開

曉如得其遺物自懷袖間豈不樂哉然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翺自謂得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會理者稱其卓絶然差之毫釐異乎吾所聞矣其說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所爲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歸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皆以滅情爲宗其言非不高妙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中庸

之學夫嘗滅情也夫情與生俱生果可滅耶情可滅性可滅矣今持一葉以示嬰兒與之則笑奪之則啼此喜怒哀樂之端也情之所發也與生俱生而欲滅之猶惡水之波而涸之其源益流惡木之花而截之其根浸傷善養性者不泊於情亦不滅情不流於喜怒哀樂亦不去喜怒哀樂子思所謂中也郎喜怒哀樂以爲中不可離喜怒哀樂以爲中亦不可如金石之有聲如飲食之有味非合非離中郎契焉故喜怒哀樂

未發謂之中子思姑約此以明中非捨此而中
可得也發而中節順理而和造次顛沛於庸言
庸行之間動容周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際事事物物無非中者情何烖云蠡測曰心
之精神是謂聖此子思聞之夫子者慈湖數舉
以明宗而或以爲此非夫子之言曰以精神而
不以中正故決其非夫舜曰惟精孟曰不可知
之謂神精神猶云妙中正耶仁人心也亦不言
中正或者之非歷家[illegible]之學在中庸而中庸

之旨嘗識其微程子所謂密是也首言天命脩
目不覩不聞曰未發末言天載而曰不見不言
不動不賞不怒不顯曰無聲無臭斯不亦微矣
乎凡此皆本諸夫子論語中所云無知無能無
言無隱無意無我易所謂無方無體無思無爲
皆斯旨耳無聲無臭至矣之至郎中庸其至之
至篇中及其至也與夫至道至德至誠至聖皆
以形容微密之旨大學有曰至善曰知至皆一
轍也致中和致知致字皆從至而來至與致一

而二三而一者也欲人知本體故言至欲人知工夫即本體故言致聖人之立言如此雖然工夫本體寧復有外於心之精神者哉微密之旨不須外求自知自信而已

孔子篇莩音孚 莨音郎 萑音丸 [illegible]音恕 爲乾卦之乾音干 蓏音裸

子張篇申祥子張之子也申姓顓字之訛音